

青少年 科幻 系列第

6

超人狂梦

邢轩礼
◎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青 少 年

惊险科幻系列丛书

⑥超人狂梦

邢轩礼 著

远 方 出 版 社

(蒙)新登字(7)号

责任编辑:梁伟明

封面设计:李 扬

青少年惊险科幻系列丛书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|
| ①致命武器 | ⑤天堂岛 |
| ②龙争虎斗 | ⑥超人狂梦 |
| ③生死瞬间 | ⑦高原历险 |
| ④木雕之谜 | ⑧红衫俱乐部 |

青少年惊险科幻系列丛书

⑥超人狂梦

邢轩礼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惠州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32 字数:650千字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册

ISBN 7-80595-278-7/I·123

(全八册)定价:40.00元 本册定价5.00元

超人狂梦

人类刚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，生活一定是十分简单的事，那时需要做的只是两件事而已，那便是填饱肚子和繁殖后代。

但是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，人类的生活，便越来越复杂，到了如今，生活的复杂已到了如此地步：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以夸言自己真正懂得生活了，没有一个人可能在他短短的一生之中，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，对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有所认识——刚过了旧历年，还可以听到零星的炮仗声，天气却暖 and 得反常，穆秀珍躺在小花园的草地上，正在仔细地阅读着一本叫《生活的艺术》的书。当她看到疲倦的时候，她阖上了书本，望着蔚蓝色的天空，回想着书中所讲的话。

在她们住所旁的公路上，汽车来往，比往常热闹，春光明媚，正是郊游的好时光，人们趁着天气好，到郊外来散散心，也是很合理的事情，所以汽车便来得特别多了。穆秀珍本来倒也不觉得怎么，可是忽然之间，似乎所有的车子全都按起喇叭来。

接连不断的响号声，使得在静思中的穆秀珍大为不耐烦起来。

她从草地之上，跳了起来，也就在这时候，木兰花在屋

内大声问道：“秀珍，公路上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穆秀珍一面说，一面身子一纵，便已经跃上了围墙，她站在围墙上，可以看到公路上，汽车排成了两条长龙，一条是由东向西，一条则由西向东，两条长龙的焦点，是离她们家约莫有四五十码的地方，穆秀珍看到一辆“雷鸟”牌敞篷跑车停着，在那辆跑车附近的地上，有着一大滩鲜血，在轮下还有一个黑影。

“辗死了一个人！”穆秀珍一看到这种情形，不加思索，便大声回答。

木兰花也已从屋中走了出来，这时候，一个老妇人正拉住了那辆雷鸟跑车的车门，在大声吵嚷着，两面排成长龙的汽车，则仍然不断地响号。

那老妇人在嚷叫些什么，自然听不清楚，木兰花到了铁门口，抬头道：“秀珍，快下来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是老爱跳跳蹦蹦的。”

穆秀珍扁了扁嘴，从围墙上跃了下来，两人一齐打开门，向前走去。

才走出了十来码，木兰花便回过头来，道：“辗死的不是人，是一条狗。”

“谁说的，你怎么知道？”穆秀珍刚才给木兰花埋怨了几句，心中仍是老大不服气。

“第一，那老妇人是在吵嚷，而不是在哭。第二，她的手中还握着一一条皮带，但是附近却没有狗。第三，即使是连得最近的车子也在响号，如果是辗死人的话，一定不会有这种情形的。”

穆秀珍翻着眼睛，她的心中竭力在找着反驳的语句，可是却一句话也找不到。

而当她们继续向前走去之际，穆秀珍也根本没有话可说了，在那辆雷鸟跑车车轮下的，乃是一条毛色金黄的大狼狗。

驶车的是一个阿飞型的年轻人，正在和那个老妇人争吵，说是那条狼狗突如其来地冲了出来，他刹车不及，罪不在他。

这时，警察也已赶到了，和警察同时到达的，是两个面目十分阴森的男子。那两个男子身上的衣着，十分名贵，但是他们的动作却极之粗鲁，和他们身上的衣着，十分不相配。

那两个男子一到，其中的一个便伸手抓住了那个老妇人“啪啪”两下耳光，重重地掴在那老妇人的脸上，打得那老妇人口角鲜血直流。

而另一个，则不顾他身上价值至少在一百元美金以上的新装，伏到了地上，在沙尘和血泊之中，将那条死狗，抱了起来。

照这样的情形看来，那人似乎是狗主人。

那条狼狗十分巨大，而车轮则正在它的头上辗过，将它的头骨全都辗爆了，死得十分惨。

警察一到之后，响号的人都下车来，围成一个大圆圈来看热闹，而穆秀珍一见那个中年人一出手就重重地掴了那老妇人两下耳光，她如何忍受得住？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喂，你为什么出手打人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将在她身前的人，推了开去，来到了那中年人的前面，手叉着腰，气呼呼的发问。那中年人仍伸手抓着老妇人的衣服，恶狠狠地回答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，小姐？”

那中年人的态度，引起了旁观者的愤怒，人丛中有人叫道：“打！打！”

穆秀珍大声问道：“该不该打？”

人丛中爆出了轰然笑声道：“该打，该打！”

穆秀珍更是得意，撩拳振臂，向那中年人当胸便是一拳，打得那中年人一个踉跄，向后跌去。

穆秀珍好生事，木兰花是知道的。往常，穆秀珍生事的时候，木兰花总是急急地将她拉开的，可是这次却是例外。

那并不是说木兰花在鼓励穆秀珍打架，而是她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吸引住了。

当穆秀珍和那中年人打了起来的时候，人声哄然，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被转移了过去，连那警察也挤进了人群之中，但只有两个人是不在其列的。

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木兰花，另一个就是那两个中年人中的一个。

当那人一来到，顾不得地上的血污泥尘，将死狗抱了出来之后，木兰花就觉得事情十分蹊跷。那人面目阴森，那表示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。

对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来说，他当然是不会有爱心的，也不会因为狗死了而不顾身上的衣服。除非是木兰花看错了。

但木兰花自信从一个人面部的神情，是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内在性格的，所以她继续注意那人的动作，而她在更加注意之外，心中便更加奇怪了。

只见那人抱起了死狗之后，什么也不看，就察看那死狗头部。

死狗的头部正是被车轮辗扁之处，血肉模糊，十分恐怖。他看了看左眼，又看了看右眼，死狗的眼眶之中，实在已没有眼珠了。

那人连忙将死狗抛去，伏在地上，拼命地寻找起来，看他那种惶急焦躁的形状，像是他要寻找的，乃是一颗十克拉的钻石。

狗身上当然不会有钻石的，但是他在找什么呢——木兰花冷眼旁观着，心中充满了好奇。

警车的鸣鸣声，又自远而近地传了过来，多了几个警察，事情也容易解决得多了，那辆跑车的司机被抄牌，穆秀珍早已在人丛中挤了出来，面上带着胜利的笑容，那个中年人衣衫破烂，当然他不是穆秀珍的对手，挨了一场打。

而那老妇人则跟在那中年人的身旁，十分惶急地在解释着，她所操的语言没有人听得懂。

另一个中年人，则仍在地上找着，拨着泥土，也不知他在找些什么。

一切事情都已解决了，但是车子仍未能开行，因为那人还爬在地上在寻找着，而且，在他的大声叫嚷之下，那个刚挨了一顿打的人，和那老妇人，也一齐伏在地上寻找了起来。

三个人在车下爬动着，车子当然没法开动的。

当那人在车下高叫之际，木兰花想听清楚他在叫嚷些什么，但是她竟没有法子听得懂。

这更使木兰花觉得十分奇怪。木兰花在语言上的知识是极之丰富的，就算她听不懂那一种话，她也可以在个别的音节上，认出这是世界上哪一地区的话来。但是那人高叫的几句话，木兰花听来，竟完全莫名其妙！

一个警官走到车旁，在两个中年人的肩头上用力地拍着，大声道：“先生们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其中一人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们在找一样东西，请你让我们慢慢地找。”

“你们在找什么，你们看，交通受阻塞已经达半小时以上了！”警官不耐烦地说。

那人站了起来，满面尘土，大声道：“我不管交通受阻塞多久，我们失去的东西必需找回来。”

“先生，被车子撞倒的是你么？”警官幽默地问。

“当然不是我！”

“那么何以你要在车下找寻东西呢？”

“狗是我的，”那人几乎是在咆哮，“在狗身上的一样东西不见了，我可有权寻找么？”

“当然你有权寻找，但是驾车人士更有权使用这条公路，先生，请你和你的同伴让开！”那位警官十分客气地劝说。

“不行！”那人额上流下了汗来，断然拒绝。

这时，穆秀珍已回到了木兰花的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兰花姐，他们在搞什么鬼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却是一出好戏。”

“好戏？”穆秀珍不明白。

“看下去，别多问。”

那警官一挥手下，五六个警员过来，将那老妇人和两个中年人，一起强拉了开去，两个警察则指挥着车子行驶，看热闹的人又回到了车中，车子的长龙已经开始移动，虽然一时还不能恢复正常，但是一场风波，却也已平定了。

“兰花姐，你说有好戏看，好戏呢？”穆秀珍像是觉得不过瘾。

“好戏，不一定是当场演出的。”木兰花淡然回答，挽着穆秀珍的手，向前走去，和她们相识的警员，纷纷和她们打招呼。

那两个中年人本来还在不断地挣扎着，但这时却已不挣扎了，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骂着那老妇人，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听得懂，但是从他们的神态看来，都可以知道他们是在骂人。

而那老妇人则低着头，一声不出。

“兰花姐，这两个家伙还在欺侮人，看我再去打他们一顿！”穆秀珍愤愤不平地说。

但木兰花却并不回答她，只是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那老妇人，突然之间，她高声叫道：“警官先生，你不觉得那老妇人异样么？”

那警官向木兰花望了一眼，连忙走到那老妇人的面前，那老妇人的头已垂得极低，那警官到了她的面前，便向抓住她的警员道：“你放手！”

那警员放开了手，老妇人的身子一软，便已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两个中年人也停止了叫嚷。

木兰花连忙也奔了过去，她一到，便屈一足跪了下来，捧起了那老妇人的头，只见那老妇人的口角，流下了一道白色的涎沫，她的口唇焦黑，已经死了。

木兰花放下了那老妇人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她死了，是中毒死的。”

“中毒死的？那不——”那个警官本来想说“那不可能”的，因为那老妇人在被警员抓住之后，还没有人接近过她，她怎会中毒呢？

然而，当他向那老妇人一看之际，他却说不下去了。稍有法医常识的人便可以看出那老妇人正是死于中毒，何况一位警官。

“警官先生，我看你要拘留这两个人了！”木兰花向那两个中年人指了一指。

那两个中年人齐声抗议，道：“胡说，我们连碰也未曾碰过她！”

木兰花显然不欲再牵涉进这件事情，她转身便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“警官先生，你自己决定吧！”

从一辆跑车不小心辗死了一条狗，到忽然发生了命案，这位警官显然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，但是他却不理会那两个人的抗议，还是将他们押上了警车。

风波真的已平息了，车辆行驶已恢复了正常，扬起的尘土，早已将血渍盖去，警察也已离开了。

木兰花走出了五六码，就在路边站定，她一直呆呆地站着，望着路面，一声不出。

穆秀珍在她的身边，来回踱着步，她看到木兰花像泥塑木雕也似地站着不动，已足足有十五分钟之久，她实在忍不住，大声道：“兰花姐，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，有什么好看？”

木兰花不出声。

“兰花姐，我是佩服你，刚才你怎么知道会有好戏看，那老妇人是怎么中毒死的？”穆秀珍又提出了她心中的疑问。

但是木兰花仍然不出声。

又过了三分钟，木兰花突然向路中心窜去，一俯身，拾起了一件东西。也就在这时候，一辆汽车飞驰了过来，立即作紧急刹车时，已然慢了一步，穆秀珍发出了一声尖叫。

幸而木兰花身手灵活，车头一碰到了她的身子，她连忙一闪身，紧接着，手在车头上一按，人已坐在车头之上了！

驾车者从窗中探出头来，大骂道：“喂，你想死啊，找过第二样办法喇！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木兰花陪着笑，跃了下来，回到了路边，那驾车者抹了抹汗，继续驱车而去。

木兰花回到了路边，摊开手掌来。穆秀珍连忙定睛看去，只见在木兰花掌心的，是一枚小石子。

“咳，这是一块石头。”

木兰花将石头在手中抛了抛，顺手将之抛出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不错，只是一块石头，我还当作是我要找的东西。”

“你要找什么?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穆秀珍望着刚才差一点给汽车撞死的木兰花，她不知道木兰花有什么不妥。

而木兰花这时，也不再望向路面了，她转过身，道：“回去吧。”

两人回到家中，木兰花坐在沙发上，手托着头，一动不动，穆秀珍仍然躺在草地上看书。可是穆秀珍这时，却没有法子集中精神了。

她看了两页，便向窗子中去张望木兰花，木兰花仍是坐着不动，等她潦潦草草地将那本书看完，木兰花仍是未曾动过。

穆秀珍走了过去，大声道：“唔，兰花姐，你可是中了邪么?”

“别胡说!”木兰花总算抬起了头来，动了一下。

“哼，要不是中了邪，怎会差点给车撞死?”

“秀珍，那是我太出神了，所以才不知道有一辆汽车正驶过来的缘故，唉，高翔怎么还不来?”

“噢，你什么时候约他来的?”穆秀珍睁大了眼睛，奇怪地问。

“我没有约他，但是他一定会来的。”

穆秀珍眨了眨眼睛，不知道木兰花葫芦之中卖的是什么药。

也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“叭叭”两下车号声，穆秀珍转头向外看去时，只见高翔已从车子之中，走了出来，穆秀

珍呆了一下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唤风呼雨，随意拘人的本领了。”

“别乱说，你想想，那警官将这两个人带到警局，高翔一知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在场，他怎会不来看我们呢？”

一经说穿，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了。

木兰花开门，高翔走了进来向两人点头为礼。

木兰花第一句话就问：“那两个中年人可是已经离开警局了么？”

“是的，”高翔皱了皱浓眉，“他们两人是从菲律宾来的商人，经营正当的商业，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，一点可疑之处也没有。而那个老妇人则是他们的仆人，她死于中毒。”

“我早知道了，使她致命的是什么毒药？”

“剖验的结果，竟没有结论，那老妇人的胃液，在经过处理之后，凝成了一种奇异的结晶，化验室的人员，竟验不出那毒药的名堂来。”

“响，这两个人……还是十分可疑。”

“当然是，但是那老妇人死的时候，却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两人只不过是谩骂老仆，是绝对未曾碰到那老仆身子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能拘留他，只能对他们两人，进行监视跟踪。”

“他们可曾说出，他们当时急于寻找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没有，我问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推说那只不过是一件富有纪念意义的东西，找不到也就算了。”

木兰花背负双手，来回踱着步，客厅中十分沉寂。直到木兰花再开口。木兰花道：“我向你要求一件事，你肯答

应？”

“噢，当然肯的。”高翔受宠若惊。

“你去下令，撤退对那两个人进行跟踪监视的所有人员。”

“这个——”高翔犹豫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好，我立即就去下命令。”

“你下了命令之后，请再来我们这里，我相信真正好戏还在夜间，你要携带红外线望远镜，只是你一个人来好了。”

高翔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兰花，照你看来，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件？”

“暂时我还难以定论，但是那老妇人是自杀的，这却是可以肯定之事。”

“自杀，她为什么要自杀？”

“当然是畏惧在失宝之后遭到严厉的惩处，当那只狗毙命的时候，是由她牵着的。”

“如果她是一个正当商人的佣妇，她何以会用这种方法自杀呢？”高翔沉思着：“这是特务集团和控制极其严密的匪帮才用的方法！”

木兰花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那我就知道了，我们今天晚上，或者可以有一个答案，或者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！”

“好，我天色一黑就到。”

“晚一些也不妨事的。”木兰花笑着回答。

穆秀珍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高翔，你只想多点机会和木兰花在一起，可是兰花姐却又偏偏不喜欢和你在一起！”

高翔红着脸，尴尬之极，木兰花笑道：“那么，高翔，

你早一点来吧。”

木兰花一句话，便令高翔解了围，高翔感激地望了木兰花一眼，便匆匆地走了出去。等到高翔出去之后，穆秀珍才道：“兰花姐，你常常说我年纪不小了，不该胡闹，我知你年纪当然更不小了，是不是？”

木兰花一时之间，确也难以弄明白穆秀珍这样说法是什么意思，随口答道：“是啊，当然不小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穆秀珍疾跳了起来，指着木兰花，道：“好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人家那么有意思，你还不作考虑么？”

她只当自己的话一讲完，木兰花一定会来追她的，所以她连忙向门外奔去，可是木兰花却只是漠然笑了一下，便转过了身去。

而当她转过身去的时候，穆秀珍只听得她发出了一下叹息声。

穆秀珍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她虽是不知道木兰花的心中在想些什么，看她的样子，仿佛心事重重，她又有什么心事呢？

木兰花走上了楼梯，将自己关在书房之中，直到穆秀珍弄妥了饭菜，高声叫嚷，她才走了出来，看样子，她整个下午都在沉思，所以在吃饭的时候，也有点神思恍惚的样子。

穆秀珍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吃过晚饭之后，木兰花拣出了两张轻音乐唱片，在美妙的音乐声中，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。

八时正，高翔来了。

他不但带来了有红外线配备的望远镜，而且还带了装有

红外线摄影装置的远程摄影机。木兰花和他开始忙碌起来，他们将摄影机装在二楼的一个窗口上，镜头对准了日间发生车祸的地方。

他们伏在窗口，用望远镜观察着那地方，那地方离开他们，只不过六十余码，在望远镜中看来，路面的小石块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。

他们等着，穆秀珍起先也和我们一起等着，但是随即不耐烦起来。

因为在公路上，除了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之外，什么也没有了，穆秀珍不知道木兰花在等什么，便自顾自去找消遣去了。

高翔也不知道木兰花所要等待的是什么，但是他却并不离开，他非但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而且还希望永远地这样等下去。

他这时，就蹲在木兰花的身边，从木兰花身上发出的阵阵幽香，沁入肺腑，令得他有些想入非非，他双眼虽然对准了望远镜，但是路面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老实说他一点也不知道。

高翔心中在暗忖，自己和木兰花相识已很久了，自己对她的羡慕之意，虽未明言，木兰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自然不应该不知道的。可是她却一点表示也没有！

高翔本来是情场老手，但在木兰花的面前，他却像一个初涉情场的少年人一样了。

时间慢慢地过去，已是午夜十二时了。

高翔已换了好几卷菲林，而木兰花仍是在望远镜面前不